

放榜後的晚上，看似與平常的晚上一樣平淡：吃晚飯、看電視，然後上牀睡覺。然而，心裏卻有種揮之不去的陰霾，以及一種難以解釋的失落。

這一天的時間過得特別快。當在早上得知自己的成績勉強能留在原校升讀預科，我隨即放下心頭大石，回家後倒頭大睡，將近準備晚飯的時候才爬起來。此時，電視新聞剛好開始。每年的放榜新聞主題都是「有人歡喜有人愁」，今年亦保持一貫作風。我忽然想起去年看有關放榜的報道時，父親半開玩笑地說，到我放榜時可別讓他受苦，陪着我去找學校。想到這裏，我不禁暗暗歡喜，慶幸着自己沒有被父親挖苦的機會。

我原以為父親已不會太在意放榜的新聞，畢竟我已順利地升上中六了。可父親很認真，專注地看着電視機。一如既往，先是有數位的十優狀元出現在畫面上，接着有對他們家長的訪問。父親輕嘆了一聲。雖然聲音很小，但我還是聽見了。他拿起飯桌上的酒杯，把白酒徐徐地喝下去。這無形中震動了我的心弦。酒杯裏的白酒可能是憂郁，可能是自責，可能是曾經望子成龍的心願，更有可能是一種突然的自卑感。「一酒解千愁」，將以上的種種「可能」唱進肚子裏，留待在腸胃裏慢慢消化，藉此減輕思想上的負擔。我那隨遇而安的性格使我變得不求上進，加上父親一直不插手我學業上的事，令我對知識上的追求更是「得過且過」。這時，心中的苦澀和內疚讓我陷入了沉思之中。看到新聞裏，成績較差的學生因「撲學位」而表露出的迷惘，自然產生的幸運感只能令我對父親倍感愧疚。

吃過晚飯，我便想聯絡那些不能升讀原校的好友，看看能否提供協助。在拿起電話筒前，我前思後想地把開場白想好，免得讓他們誤會我的用意，以為我故意在自吹自擂。「人一走，茶就涼。」這「茶」涼的速度，是我始料不及的。前後共打給了三個人，有兩個在我說明身份後，便以「不方便」、「沒有空間」為由草草掛線，另外一個待我說明來意後，冷冷地說了句「不用了」。為免自討沒趣，我也不想再翻開電話簿，騷擾其他的朋友了。

其實我也理解朋友的心情，更不能阻止他們跟自己的成績比較。但如此冷淡地被拒之門外，恍如這幾年相處的歲月，建立起來的友誼和互信，都在這一通電話中被捨棄了。朋友本應彼此扶持，共同追尋自己的思想。可現實卻情如紙薄，經不起風浪。我也只好讓上天安排各自的前途，和將來這段友情的延續。

這個晚上，我思考了不少問題，例如讀書是否要對父母負責任？我是否不應多管閑事，不打那幾個電話？親情、友情都是我生命的一部份，一個公開考試，就已經可以讓我在這兩種情中，產生許多疑問。「將來」又會是怎樣的觀念？我懷着不安和惘然入睡，迎接將來。